

· 目錄 ·

專題版

訪問中國大陸的POSTGRADUATE 1-7
讀少D! 咁著數? —— 醫學院課程改革計劃 8-15

校園版

醫學院收生面面觀

16-17

通訊

九六班通訊 18

九七班通訊 18

九九班通訊 19

向全體隊員敬禮! 20-21

EXCO 通訊 —— 搞搞新意思? 22-23

ORIENTATION '96 24

MEDIC FELLOWSHIP 通訊 25

健展通訊 25

AMSA 通訊 26-27

健康委員會通訊 27



投稿

賣旗日 28

花落夢裡 29

等待 30

離 31

外科手記 32

我思故我在 32



訪問中國大陸的 POSTGRADUATE

同學們有否留意醫學院內有很多來自大陸的面孔？他們很多都是在港留學的大陸研究生，所以兼任我們的Tutor和Demonstrator。雖然大家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炎黃子孫，但成長在不同環境，在相處時多少總覺有點陌生。因此，我們專程採訪了兩位在港研究的內地學生，希望能使大眾對他們有更深入的認識。

人物：駱建民先生(生物化學研究生)

時間：下午五時

地點：Pauline Chan Canteen

記：或者你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在內地時的背景吧！

駱：我85年畢業，取得了醫學學位，之後繼續進修，取得了MEDICAL BIOLOGY之後繼續在大學裡當教師，教的是PARASITOLOGY(寄生蟲學)。

記：這麼說，你從沒有正式執業了？

駱：對呀！我畢業的時候，當醫生的前景不是太好，收入也和當教師差不多，所以便選擇了當教師。

記：但你當初選讀MEDIC時，志願應該是當醫生吧？

駱：我想人的理想是會修正的。如果你很喜歡醫院那種環境我想便沒有問題；但有些人可能並不喜歡，在醫院裡病人很多，都是很痛苦的樣子，你有時會覺得很難幫助他，很難治好他的病。你知道很多病都是醫不好的，有時自己會感到無能為力。

記：因此你覺得研究的生活更加適合你了？

駱：做研究工作的好處是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不跟人家發生什麼關係。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這樣做。

記：說起來，你研究的是REPRODUCTIVE BIOLOGY，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的研究課題？

駱：主要研究的是MALE ACCESSORY GLAND，精子要通過它之後才排出體外，使卵子受精，我們發現它能影響日後的EMBRYO-DEVELOPMENT。而我們就是要在裡面尋找一些東西，(可能是accessory gland secreted protein)看它怎樣影響精子以至胚胎的發育。

記：你在港的研究已進行了一年多，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駱：這很難說，誰也決定不了。你的Supervisor覺得差不多便差不多，他認為不夠就是不夠。尤其是Biochemistry，有些人做了很久也未能完成，甚至超過5年的也有。

記：會否覺得在港的研究工作壓力很大？

駱：做研究都是這樣，反正已習慣這種生活。天天在實驗室做，吃飯、睡覺。但在香港由於要用英文，對我來說也帶來一定困難。

記：那你覺得和國內的研究工作比較，香港的研究條件怎樣？

駱：香港的研究條件是不錯的，因為資金比較充裕。

記：在大陸申請研究資金困難嗎？

駱：在大陸申請到的錢分幾個類別：一個是國家級的錢，就像國家資源基金，通常數目比較大，不過申請很困難，要看你以往的研究成績怎樣。當然你可以向省政府申請，青年人也可申請國家青年資金。相對來說，研究經費還是比較緊張。

記：你在大陸已有家室，更有一個三歲多的女兒。與他們兩地雙隔，有什麼感覺？

駱：當然有點思鄉的問題。但在一月一號後，我們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省了以往每次返港時都要簽證的麻煩。以後只要有幾天的假期都可回家看看。

記：那麼以往你和家人是怎樣保持聯絡？會否寫信？

駱：不會啦，現在打電話也很方便。

X X X

記：你來港之後覺得香港怎樣？

駱：我覺得香港是比較好，法治嘛！

記：你覺得自己能否適應香港的生活？

駱：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語言（廣東話）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問題，我覺得生活還是差不多的。

記：那麼你現在是否住在宿舍？

駱：不是呀！我住在鋼線灣。申請宿舍競爭是蠻大的。

記：會否覺得自己的生活圈子比較狹窄？

駱：我想不會吧！像我們回到宿舍也沒有什麼事做，我又不愛看電視，有時也會看看書。其實香港的研究生也是一樣，大家都需要很努力工作。

記：會否覺得這種生活很枯燥？

駱：只要你有一個目標，你想得到學位，你會覺得言是值得的。但如果永遠是這樣，可便受不了。但畢竟這只是幾年時間吧！

記：那你跟其他研究生的關係怎樣？

駱：和大陸的我想是很熟，我現在的同房也是大陸過來的，跟其他department的大陸朋友也很熟。至於和香港的研究生，就比較難說，畢竟大家的成長背景不同。

記：得知你除了研究工作外，還要當Biochemistry的Tutor，這會否增加你的工作量？

駱：由於我是拿大學的Studentship，所以必須當Tutor或是實驗的demonstrator，平時所花的時間也不一定，要是那課不明白便會用多點時間備課。

記：其實當Tutor有否遇上甚麼困難？

駱：要用英文來上課，對我來說便是一大困難。主要是因為在大陸我們不是用英文學Biochemistry的，但現在卻要用英語來教，如果是用國語來上tutorial，我會講得很好。個個大陸學生做Tutor都有這個問題。

記：那麼會否因為語言的困難而感到很大壓力？

駱：壓力其實還來自其他方面。上課時學生問我問題，我不是一定能答得出來，所以香港學生多不歡迎大陸學生做tutor，覺得問你也不懂。要知道我自己也有很多工作，不能像你們般用心讀那科，而且也沒那麼多時間去聽幾小時的課。我會把書讀一下，知道最基本的東西。有些很聰明的學生會發現很多我未必懂得答的問題，不懂是事實，我也不好隨便給個答案。

記：你覺得香港的醫學生跟內地的有什麼不同？

駱：香港的學生都很不錯，而內地的學生上課時很佻皮，這兒的卻不會。內地的醫學生對Biochemistry根本便不是很努力，覺得這些課對他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只要考試能合格便算了。要是你現在問那些醫生Biochemistry，他們肯定不懂。

記：內地醫學院的學風怎樣？學生是否有很大壓力？

駱：早幾年可能學風比較好一點，比較認真一點。現在的或會不那麼積極讀書；有

的甚至考試時才讀，但求考試過得去便能當醫生。壓力我想不會太大罷！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淘汰率不很高，一般來說你能進去也多能畢業。

記：在中國入醫學院的競爭大不大？

駱：競爭不算太大，但主要是因為中國考大學的競爭更大。像我們的時候，大約只得百分之十的考生能進大學。現在比例已高了很多。

記：你自己讀過醫科，而你太太亦是醫生，有沒有打算培養你的女兒當醫生？

駱：沒有。因為醫生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職業，不是很好。除了讀醫時辛苦外，你想做一個好醫生便更辛苦，因為醫學發展比較快，新的藥，新的治療方法不斷的出來，你須要不停努力，不停看書，否則便落後了。一輩子都是這樣看下去，這不是很辛苦？所以我不太希望她做醫生。

記：在中國，醫學生畢業後是否大部份都出來執業？

駱：內地的畢業生很少開業，中國基本上沒有自己開業的醫生，而那些開業的質素是很差的。大陸人看病多是公費的，他們會到政府醫院，而且他們的工作不是那麼緊張，有的是時間，認為等一回沒有問題。但香港人覺得不可以等那麼長時間，便乾脆到私家醫生那裡去看病。

記：做了那麼多年研究，會嘗試向其他方面發展嗎？

駱：我還是會做研究。我認為如果你在研究方面有成就，就會繼續做。有些覺得很難做的便可能會轉行。

記：完成這個課程後，會留在香港嗎？

駱：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的簽證和VISA是有時限的，完成我的學業後是不可留在這裡的。在這裡拿工作証是很困難的，因為香港也有很多人失業，本地的法律也是優先用香港人，其次才會用別的地方的人。因此我會回大陸繼續做研究。



* 後記 *
* 在訪問駱建民先生的四十五分鐘過程 *
* 中，他給我們的感覺是沉實而寡言，少有 *
* 空想而重現實，對每件事的看法都是那麼 *
* 客觀、抽離而沒有過份的執著，比較我 *
* 們，他是那麼成熟……或者套用他的說 *
* 法，「畢竟大家的成長背景不同吧！」 *

日期：一九九五年一月廿四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五時半

地點：偉倫堂二樓多用途活動室

我們兩個記者跟同班同學踢完波後，匆匆忙忙趕回沙宣道做訪問，等了一會，一人推門而進身穿輕便的服裝，她就是我們的訪問對象——田莉小姐……

■記：霍家龍、陳沛然

■田：田莉

〈背景〉

記：請問你來港前在內地做什麼工作？或修讀什麼科目？

田：來港前是在北京醫科大學修讀醫科，畢業以後，我沒有到醫院工作，留校做研究，六年後才到香港。

記：你所拿的是否醫學學位？

田：是，我出來是可以做醫生的。那時很多同學都去了醫院做，但我比較喜歡做研究。

記：為何你會選擇做研究呢？

田：因為在大陸做醫生是很辛苦的，和香港的醫生相比，每一名醫生所要照顧的病人是較多的，工作量較大，另外，大陸做醫生不可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因為你在醫院當值，隨時有突發事件發生，便要馬上做；相反地若是做研究，你便可自己安排時間了，對我來說，比較喜歡這樣的生活。

記：大陸的醫生不是跟香港的一樣是輪班工作嗎？

田：是的，但當實習期間，要住在醫院隨時候命工作，所以很少有自己私人的時間。

記：但是當初你選醫科時不是想做醫生嗎？

田：是，當然是很想，醫生是令人羨慕的行業，但做研究工作更適合我。

記：大陸跟香港在修讀醫科的制度上有沒有分別？

田：有，在大陸先要讀五年，畢業後要做三年實習，這跟香港的有少少分異。

記：為何在內地有安定的研究生活時，要走到港來？

田：我覺得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同一環境，人的一生永遠是學習的過程，要發掘新事物。我本人住在北京、在北京讀書、做研究，青春都在北京渡過了，雖然北京醫大是中國最好的醫科學院，但我想其他地方總會有更好的，而我藉一個交換計劃，經教授的推薦，並通過面試，才能來港。

記：什麼令你覺得香港是個研究生活的理想地？

田：當時除了香港外是有別的地方可以選擇的，例如美國、英國、日本等，但覺得香港距離中國大陸近些，對我及我的家庭來說會是方便些的。

記：那交換計劃有沒有時間的限制？

田：初時是六個月的，但來港後工作較順利，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又認識了我一生

中最好的導師，他提議我修讀博士課程，雖然會很辛苦，不過對自己卻是種考驗。
記：要有什麼特別的要求才能通過交計劃成功來港？

田：因為我們是海外留學生，所以要考一個「托福」的考試，之前也先要得學校、單位的同意，才有機會來港。

記：你估計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博士課程呢？

田：差不多四至五年，因為我修的是生物化學系，是一科要花很長時間的科目，也很少人能在四、五年之內完成工作。

記：你是讀醫科出身的，有什麼令你對生物化學科有這濃厚的興趣？

田：生物化學即是生命的化學，即用化學的原理和方法探討生命的奧秘，雖然大家認為這方面的知識在醫院很少被應用，所以往往被忽略，但若你了解以後，會對各種生命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學習生物化學實際上是學習一種思維方法，從不同的層次幫助你解決問題。

〈香港生活〉

記：覺得香港怎樣？

田：因為我之前從沒有來過香港，所以對此地比較陌生，當我乘直通車跨越邊境時，那是傍晚，由深圳很黑忽然變得亮得很，這是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初來時不喜歡香港，因為香港很嘈，地方很少，很多車，很多高樓大廈，給人很擠迫的感覺，很多人和很嘈所以令我不習慣，但久了以後覺得在香港住其實很舒服，相比北京的天氣香港的舒服很多，想現在的北京是很冷。

記：除了天氣外，你覺得香港學生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田：作為學生，我覺得香港的學習環境很好，既有傳統的中國文化，又有西方文化的衝擊，匯集著世界各地的資訊。而且香港的學生比大陸的學生多機會去接觸電腦、新意念，也覺得香港的學生比較活躍，不只會埋頭苦讀，也會參加很多課外活動。

記：很多人會認為大陸的大學生會較樸實，反而香港的較幼稚，你的看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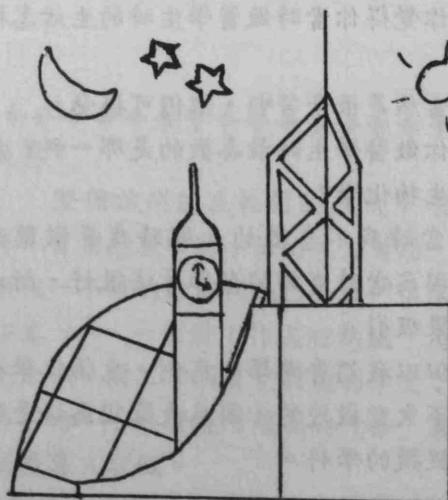
田：我覺得也是，我覺得這是由環境決定，香港人的家庭是以單位形式，鄰居之間比較疏遠，但香港的小朋友較受父母的溺愛，學識獨立的能力比中國學生差，看上去好像沒那麼成熟似的。

記：大陸讀醫跟香港有何分別？

田：從課程來說是差不多，但大陸裡用的所有課本是中文的，相比香港用的是英文書，以英文授課，拿的是第一手資料，且版本較完整，相反中文版本是很靠翻譯者的能力。另外，你們所學的是英文，跟外國溝通是會比較方便的，我們或會感到困難，因一些專有名詞你要想了中文還要想英文。

記：你初時在語言溝通方面會否感到困難？

田：從專業英文的角度來說，沒有太大困難，因為在大陸時會有很多文章是以英文寫的，但課本不同做導師及示範員時會有



些困難，要花很多時間。

記：你還覺得適應方面有什麼困難？

田：語言方面，初時我以英文作語言，對講我沒有什麼困難，但當人們說粵語時，便不知道在說什麼了。這種感覺很不舒服，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很快就可以聽懂了。

記：除了語言以外，生活方式會否覺得有很大的轉變？

田：我不覺得，因為我的性格比較開朗，很容易適應環境的轉變。但初來的時候，由於生物化學系裡只有兩個大陸來的研究生，人們對大陸不太了解，也可能每個學生的壓力都很大，所以很多人看上去很嚴肅，現在很多人都變了。

記：你住在宿舍覺得宿生生活如何？

田：第一年我是住在MAYWING，ROBERTBLACK COLLEGE旁的研究生宿舍，有很多大學生也不知在哪呢！

記：為何後來又會搬到偉倫堂來的？

田：因為我認為大學生宿舍內有很多本地的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了解香港的生活，且可乘機學習粵語。另外，這裡距離工作地方較近。

記：你會怎樣渡過你的餘閒時間呢？

田：我們有個研究生學會，平日會有很多活動的，而我也會跟朋友開派對、遠足及打乒乓球，我很喜歡打乒乓球的。

記：你覺得你當時做醫學生時的生活怎樣？

田：當然是很辛苦啦，但仍可接受。

記：你做醫學生時最喜歡的是那一科？會否是生物化學？

田：當時我不喜歡的。那時我喜歡藥劑學，因為當時老師的教學方法很好，所以覺得很吸引。

記：但以我們香港學生為例，生物化學往往是不太受歡迎的，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科很難捉摸的學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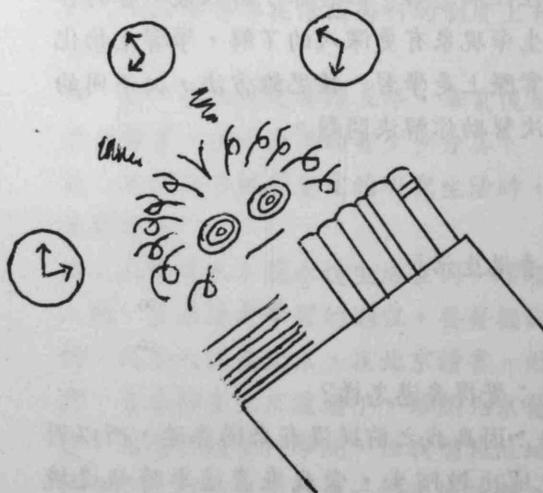
田：生物化學這一科是需要耐心思考的。如解剖學，你讀了便有成績，這是你能看到的。記得當初第一次考試時，解剖學一科是剛剛合格，因為我理解了卻沒有記住。相對而言，一些需要理解的學科，我會比較容易應付。

記：你做導師時，對我們一班醫學生有何感覺？

田：感覺很好，因為大家很好朋友，覺得他們很單純，和他們相比，我的思想比他們大很多。

記：會否覺得大陸的醫學生比香港努力呢？

田：哈……哈，是的。因為大陸的學生名額較少，有機會讀時當然會搏盡了。所以要讀大學就必定要很優秀的，百中挑一時你定要非常勤力。



〈工作〉

記：研究工作是怎樣的，是否會很有規律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呢？

田：不，生物化學系裡並不會有這種事，因為當做一個實驗時，是不能分晝夜的，不能停下來的，否則會前功盡廢。

記：你會否感到有很大的壓力呢，或感到生活枯燥？

田：不會！當你喜歡時就不會了，你會全情投入去做，如果得到了結果後更是歡喜不已。

記：你是很喜歡生物化學這科了。

田：是，因為我很喜歡自己所做的研究科題。

記：你可否談談你的研究科題呢？

田：我是在研究蛔蟲體內的一種酶，若這酶被抑制，那蟲便死。但對人來說因有另外一途徑，所以可多別的選擇，現在所研究的是那基因組成的不同之處，從而作出分析，希望結果能有助予新藥研究，此對大陸亦會很有幫助，因內地寄生蟲病是很普遍的。

記：你是自己選擇這項研究嗎？

田：不完全是，但我的導師很好人，他會讓我自己去決定，做喜歡做的東西，給我很大的自由度，從外人看我們是上司下屬的關係，但實是朋友般。很多研究生是完全沒有選擇的，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但我認為作為研究生，工作經驗很少，不知該怎選擇，導師的幫助很重要。

記：你已做了幾多年研究？

田：三年，但當初做了一年就轉了做目前的課題，因覺得初時的工作在技術上出現很大的困難，當時我所要做的幼蟲是很難得到的。

記：你們會否有些特定的假期呢？

田：通常一學生有廿一日假期，而我大多數時間也會回大陸的，一年大約會返兩次，回去的時間已不多了，和家人一起的時間很少，所以要爭取一起相聚。

記：畢業以後，你有否想過會做什麼？

田：之後仍會再做些研究工作，但會返北京醫大做，但不會一輩子去做，因為人的生活總是要多姿多采的，你會有很多潛能有待你去發掘。

記：你不會再做醫生吧。

田：哈……哈，不會吧。因為做醫生需要



是經驗的累積，但我做研究花的時間太多了，也不能再從頭起步了。

記：會否覺得很可惜呢。

田：不會的，因為我讀書不是為了拿學位，而是爭取學識，每一天學習著自己喜歡的東西，是很開心的。

〈家庭〉

記：可否談談你的家庭？

田：我的先生和一個五歲大的兒子現住在大陸，他們也給我很大的支持，當時作離開的決定時也是很苦的。所以現在每當掛念他們時，也會撥電話聽聽他們的聲音，問問他們的近況，而每月花在長途電話上的費用也很多呢！

* 後感 *
* 整個訪問能在輕鬆的氣氛下順利進 *
* 行，實要感激田莉小姐的大力幫助，在這 *
* 短短一小時的訪問裡她已給我們很深刻的 *
* 印象——一位對工作滿腔熱誠、為興趣 *
* 而工作，因工作而產生興趣的學生；其努 *
* 力不懈，不被環境所限制的性格，真令人 *
* 既羨慕又敬佩。 *

讀少D！咁著數？——

醫學院課程改革計劃

前陣子，報章上曾有一則報導，是關於港大醫學院將會削減Preclinical Course課程三分之一，大家都對這切身的問題十分關心，故此我們便訪問了幾位資深的老師：

周——周肇平教授

啓——啓思記者

啓：周肇平教授，請問你可否就醫學院改制一事給我們一些意見呢？

周：其實到現在（訪問那刻）任何事仍未有定案，所以告知你們的事，可能下個月已經不同了。可以告訴你們的，關於課程改革現正討論得如火如荼。由上月起我已定期會見各班班代表，跟他們談談以收取意見，而另外有一個課程改革小組，每兩週會召開會議，到五月十七日開會時，希望能組織到一份建議書，使在暑假前能遞上faculty-board討論。討論之中發覺老師間仍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但經不斷的了解，漸漸地彼此間有了共識。

啓：周教授，可否告訴我們醫學院裡為何捲起這改革的念頭呢？

周：其實醫學院裡有一課程檢討小組(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對現行的制度作出檢討，而每五年英國醫務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來港視察究竟醫學院裡的醫學生是否達到標準，才給予承認，他們也會給我們一

些建議。就此每年課程也會作出適當的調整，可是每次改變會帶引出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課程不斷的膨脹，使學生的負擔愈來愈重。另外大學資源分配是以課堂數目作為標準，各部門為了增加經費因而把課堂增加了。

記得在九四年，前任醫學院院長曾對我們醫學院作出了批評。首先他說課程牽涉太多知識，而且課程亦只著重灌輸式教育，沒有理會學生的接受程度，其次他認為欠缺小組討論，太多課堂；最後他指出各部間彼此間欠缺聯繫，導致有重複課題，不協調的情況發生。其實各部間也有老師察覺到現時制度有不妥當之處，但要在爭取經費及縮減課程分量達至平衡並不容易，故此我作出一項建議，保證無論將來制度有何改變，各部門所獲得的經費的比例絕不會縮減，以示公允，就這樣大家便能消除障礙，平心靜氣的商討這件事了。另外，自我上任以來，亦透過由很多熱心的老師組成不同的小組了解現制存在著的問題，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其後我將各小組合併了，把不同的聲音結合起來，擦出了後多火花，接著又把這些小討論擴展至一個週末全醫學院教師的討論會，使所有醫學院裡的老師也可參與。今年更邀請外地的教授訪港作意見交流。漸漸地有很多老師感到改革也許能為醫學院帶來新的衝擊。

啓：周教授，你可否透露一些改革構思的內容呢？

周：關於改革的內容，雖未有正式的定案，但是經多次的討論老師之間也產生了一些共識，大約所提到的如下：

(一) 內容——指所教給學生的知識範圍應稍為縮減。

(二) 形式——盡量減少課堂的數量，將多出來的時間撥為小組教學方法，如Tutorial, Problem-Based Teach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或透過電腦學習。

(三) 課程——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將課題歸類，現制是以科目作為分界線，而也可以一整系統形式去作為教學基本(system-based)，例如當以消化系統為題時，各老師會把消化系統的結構、生理活動原理和食物的消化過程教給學生，使學習時更有條理和系統了。

——也會引入一些基本課程(Foundation Course)，使剛進入醫學院的新同學們能先熟識校內的設施和掌握這裡的學習技巧。也會設一些課程：

(1) Continuing of Health Care，即對由治療至康復整段療程的瞭解。

(2) Later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3) Communication Skill

——也構思在暑假期間，為同學加設一些選修科目，使大家能獲得醫學以外的知識，例如醫學與社會、醫學與文藝。也可給予一些功課追不上的同學一個機會，在這段期間會安排一些老師開設補習班，令他們有機會作出補救。這建議其中一個好處，是將一、二年級的假期，延到四、五年級來放，也解決了很多高年級的同學抱怨沒有假期的問題。

(四) 老師——老師也應接受適當的訓練，使他們能適應這種教學方法。

(五) 部門——現在的部門也應重新

組織起來，以配合新的教學方法。

(六) 監察及評估——要設立一個醫學教育小組(Medical Educational Unit)，由一批老師專門負責監察改制後幾年間的每個改變。評估每一項工作的進度，並加以糾正。

(七) 資源——大學及教育資助委員會願意資助醫學院作為改革發展基金，希望我們將改革所得的經驗，向其他院校及部門分享。我們希望能每年開一次國際會議，能跟別人交流之餘，也將此風氣帶動。

啓：請問周教授你認為現制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周：我剛才也談了很多關於現制的優點和缺點，現在再作些補充吧。

現在的制度能經歷多年仍屹立不倒，當然有其不衰的理由，而一些External Examiner對現制的評價也不錯。但我們亦作出一些調查，有很多主任級醫生覺得現代醫生變通能力很低，亦缺乏自覺性學習的自律，相反地他們也承認一般的醫生知識能力很高，而這種教學制度亦能對醫生的水平作出保證。

另外，沿用現制，老師花在準備課堂的工夫少了，便可有多些時間做研究，而且對一般學生來說，他們從小便接這種教育方式，他們亦會比較容易接受現時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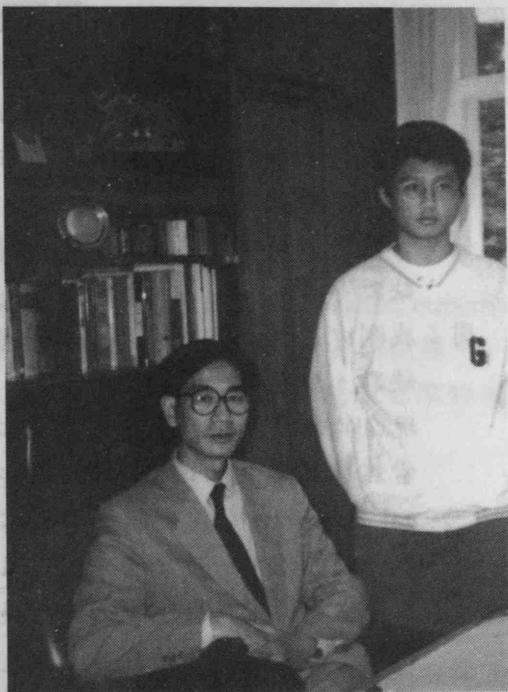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夠搜集到更多方面的意見，我很欣賞早前舉辦的Best Teachers Awards，這能把學生及老師聯繫起來，亦可得知同學對老師的意見，從而得到改善。

但是這一切只是在商討中，未有確實的定案，究竟應全面改革，還是循序漸進，更有人提議將醫學生分成兩組，分別以新舊制推行。

最後收新生也要有少許改變，可能要將申請者的以往中學成績作為參考，這樣可以考慮到整個人格的發

展，不只偏重理科的成績，文科的科目亦要顧及到。

啓：很多謝周教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希望各位讀者能對改制一事有更深入的了解。



彭——彭樹勳博士

啓——啓思記者

啓：彭博士，請問你對醫學院課程改革一事有何意見？

彭：對於改制首先我想提出兩個問題：

（一）究竟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醫生？

（二）將來的醫學院是以什麼角色存在？

我想要視乎不同的需要，醫學院便需要不同的制度和教學方法。

啓：你認為老師的角色該如何？

彭：老師的角色，是以專業的身份指點同學，但別期望老師能將所有的東西教給學生，這是不可能的，試想想，老師又怎能將所有要教的東西全都放入短短一小時的課堂呢？況且大部分的知識都在書本上了，他們只能將基本的概念和重點解說給同學聽，使同學建立了基礎後，以後的工作便得各同學努力了。

除了教學，老師也有很多事要做，如研究和行政工作，也有很多校內和校外的會議和活動要參與，亦需要時間去思考，所以老師的工作量也很大呢。

啓：請問你認為現代的醫學生怎樣？

彭：普通的同學也十分勤力，也能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但近期一些人士批評港大的畢業生包括醫生做事不懂變通，亦欠缺Lateral Thinking，而我想這也是院長有意改革的原因之一吧。

啓：有同學問上課時老師說出了課題的範圍，下課後拿起本書來讀時，究竟要鑽得幾深入呢？這往往是同學們的疑慮，彭博士你可否解答我們的疑難呢？

彭：答案就是在Tutorial了，其作用不單給予同學討論的機會，從中有付出亦有收獲，而且也會告知同學學習知識的深度。

啓：請問你對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有什麼意見呢？

彭：我認為大家應先定義什麼為PBL，以免做成誤解和混亂。若教學只側重於PBL，我有疑問是否每一項知識也要經過討論→資料搜集→學習這些過程呢？似乎未免太費時失事了，我並不是反對這種學習方法，正知我們Physiology Dept的Tutorial也採用這方式教學，這可讓同學認識不同的學習方法，能從另一角度去看他們的知識。要明白而且不同的課題有不同的教導方法，也沒有一種方法是最好的，每種方法亦有其利弊，最重要的是你要求有什麼成果。最終也是同學自發去學習才是最關鍵的。

再者，一些資料顯示，PBL教導的學生對GP的工作，較有興趣，如以上屬實，而港大醫學院，又希望成為重要的科研中心，只注重PBL的教育，可能會影響這方面的發展，而港大也會失去現有的領導地位。

Dr. Richard Fielding (社會醫學系高級講師)：「你們要投身的是數年後的社會，但你們接受醫學教育的模式卻和數十年前差不多。社會在天天轉變，但醫學教育的模式卻十年如一日，這正是為什麼醫學教育需要改革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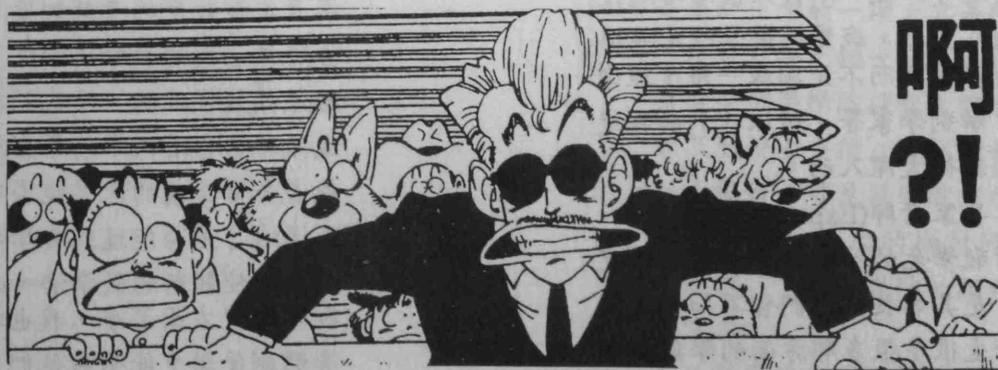
「現代的科技一日千里，每天都可能有新的醫學發現，要一個醫學生於五年的醫學訓練內，學會各科的醫學知識，是不可能的。何況這些知識不斷更新，當你們畢業後，你們之前所學的可能已經過時。傳統醫學訓練所著重的，卻是背誦資料，很明顯在這「資訊爆炸」的年代，這種模式是不切實際的。況且五年的大學醫學教育，只是醫生學習生涯的起始。畢業後，每個醫生仍然會就其興趣進修某些專科。那麼，究竟我們是否需要把各科的知識都塞進醫學生的腦袋呢？」

「你們強記那麼多資料來應付考試，但考試過後你們已經忘記了大部份。接著又記另一科的資料，應付另一次考試，考試過後又把它忘得一乾二淨，這樣循環是沒有意義的。」

「況且，若果你們所要學的只是一堆堆的醫學知識，你們為什麼要上課呢？你們大可安坐家中，因為電腦網絡中已有足夠的醫學資料給你背誦了。」

因此，改革醫學教育是必須的。既然醫生終其一生都需要不斷學習和閱讀，為何我們不先教曉他們如何有效地閱讀和學習，為他們建立一個廣泛而又穩固的基礎？所以我們要教你Critical Appraisal。你們在這五年內所能學到的，其實都只是醫學的一小部分，你們他日行醫時，除了靠這些基本的知識外，另一樣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和病人溝通，從他們口中得悉各樣資料，所以我們教醫學生溝通技巧。另一方面，傳統百多人一齊的授課方式是單向的。就我們而言，這方式很多時都並不適合。你會發覺我們很多時以小組形式上課，這種以學生為本和以問題討論形式上課的方法，在數年前我們已經開始採用。故此可以說，社會醫學系在數年前已經進行改革。

「至於將來，我們可能會濃縮HBMC Part 1的Biostatistics，更著重如何將這些統計學知識應用到去閱讀各種的醫學文獻和報告。我們也有可能減少Part II的內容。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社會醫學系應不會在來年有重大的改變。」



關——關超然教授

啓——啓思記者

啓：關教授，請問你對醫學院課程革新有何意見？

關：從最基本處談吧。由於知識不斷膨脹，老師是絕對不能將所有東西都教給學生，教的並不只是知識，而是讀書的技巧，這樣學生才能以正確的方向去尋找連老師也無法教的最新科技。可是在現行的制度上，學生為何要努力讀書？是爲了決定將來的考試，結果便成爲制度的副產品。我覺得現在的制度並不是以訓練醫生作目標，試想想醫院裡的醫生是怎樣學習的，是以看病人，診斷、跟病人談話之餘，與其他醫生討論從而互相學習，然後決定用什麼方法治療。但是現時的制度是以這邏輯思想的程序去教嗎？唯一的邏輯是先要學好 Anatomy,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才能學以後的 Microbiology, Pharmacology 等科目。

我覺得現時的制度有不健全的地方：

(一) 各部門欠缺聯繫——形成重複所教的東西情況出現，不只是 Preclinical，連 Clinical 也往往要從讀以往所學的東西。

(二) 課程太多太詳盡——大學教育最重要是要大家學懂讀書方法，然後自己去追尋知識，不再只從老師處獲得學問。另外，我覺得醫學院是要培養一群醫生，而不是訓練一班生理學專家、解剖學家等，所以你們的程度也不必鑽得太深入的。

(三) 專家老師(Expert Teacher)——老師所教學生的，往往是有關其研究工作，是其專長，他們會不知不覺間教給學生很多很多那方面的學識，而他們認爲「淺易」的，同學已感到很困難了，所教的可能是一些最新的研究結果，可是這些已超越你們的水平

了，縱使所得的學問很深，但對你們現在來說是不實際的。

(四) 學生缺乏自學能力——在我教學多年所觀察的情況，同學往往不敢發問問題，而老師亦不知你們明白幾多。這幾年間醫學院也引入了很多先進科技產品如電腦來使同學學習起來更有興趣，可是又有多少同學會認真去用呢？

啓：關教授，請問你對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有何意見？

關：PBL 即是有一病人給同學去解決其困難，例如有個心臟病病人，我們先得知心臟的 Anatomy, Physiology 裡，ECG 怎樣去給病人診症，亦要知那方面的 Pharmacology。我們的部門幾年前已把 PBL 的教學法引入 Tutorial，不過我們只會將有關課題的問題給你們，這做法已是較其他地方保守了。有些地方絕不會理會課堂的進度，或者有些問題所涉及的範圍更完全不會教，他們認爲如果一群人一起學習是最有效率的，因爲各人所學都不同，大家將之貢獻出來，併合起來便得到很多知識了。我是由傳統教學方法培養出來的一個教師，初時我也接受不了 PBL 的教學方法，但是後來亦被吸引了，PBL 確實帶給同學更多歡樂，不再是自己坐在圖書館一角埋頭苦讀，連自己有沒有走歪了路也不知。而且在這競爭的考試制度中，同學會否將自己懂的教給同學呢？可是在外國並非競爭性的，而我們評估同學的成績時也會看同學的學習態度，看他能否去幫身邊的人？能否有效地跟別人溝通？是否能達到自學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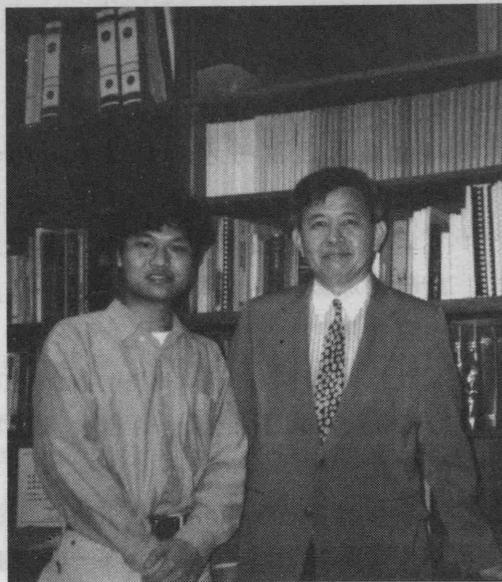
引入這種創新的教學法，必須由同學和老師雙方面著手，我也希望能有一套體制使學生能明白他們爲何到這裡來，並不是只爲求考取執業牌照或求一個學位證書，而是要學習讀書的態度。另一方面，有學生曾對我說他們

很喜歡上Tutorial, PBL 能讓他們認真去想, 而且學習生動, 但是對考試來說並沒有太大用途, 所以改革教學方法之餘, 也得認真研究評估學生成績方法。

啓：關教授，你對課程可能會被削減三分之一有何意見？

關：減三分之一內容，其概念是只將基本知識教給同學，把太深入的理論削減了，這也要視各人的學習態度，而獲得不同的東西。假使削減課程，又會有人埋怨教得太少了，我想永遠也不能滿足所有人吧。

醫學院革新也是順應潮流，由於我們傾向教得太多太深入了，所以有減的必要。



王——王雲川教授

啓——啓思記者

啓：王教授，我們對於醫學院中討論的課程改革很有興趣，你可否給我們一些意見？

王：醫學院課程改革，現在正在討論中，所以很難說改革後的課程面貌會是怎樣。其實爲了趕上醫學教育之先進水平，醫學院每隔五年左右就會有一次比較大的檢討，而每年各個學科的內容也有修訂。所以，今次的課程檢討是屬於正常的一環。只是院長希望這一次修訂要比較大規模，比較徹底地看看整個醫學院課程之體制。包括內容及教授之手段。以往的畢業生質素一向很好，可見醫學院課程整體的問題並不大，今次的檢討可說是一個「改進」，把醫學院的課程修訂得更加完善。

至於醫學院有哪些地方需改進呢？今年年初，醫學院老師開了兩次會，總結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 醫學院課程可能太緊迫，內容較多，培養普通醫生，所教的資料未必需要那麼多，有需要做適當的修改。

(二) 與其他院系的學生一樣，醫學生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上也比較弱，在增強溝通技巧方面有需要加強訓練。

(三) 學生之自學能力不足，自學是更新的原動力，自學能力增強，學生一生受用。

啓：王教授，請問你對Problem-based & system-based Learning兩種教學法有何意見。

王：如果真的實行System-based的話，學生必需上若干時期的基礎課，對身體基本組織有一定的認識才可開始學習各個系統的。如果是這樣有很多方面都需作出相應的改變：例如每個system所包含的範圍很大——可以由解剖、生化及病理甚至與臨床醫學院的老師共同參與，系與系之間的分界線便會比較不明顯了。

啓：醫學院課程改革會較著重在那方面呢？

王：可能內容方面吧。我們可看看當今醫學潮流方面，然後配合在兩次大會中，對目前課程之弱點，加以增強，試想是必然的方向。比方說，General Practice的訓練是否應花更多時間，一些傳統科目佔了比較多的教學時間，這些科目並非不重要，而是現在醫學科學，已增多許多新領域，如果我們不從傳統科目中撥出時間出來的話，新的科目便難以發展，所以我們應衡量一下整體的課程，看看那些應增加，那些應減少。

作出評估及衡量後，我們便可決定怎樣去修訂。由於課程內容可能過多，引致課程編排得太緊迫，我們可以把課程計得精簡一些，令時間表鬆動些，留更多空暇時間給學生思考及自學，而不是去玩耍。因為思考是重要的。

此外，醫學院學生的溝通技巧也應增強，而醫生與病人溝通得好與不好會對病人有極大的影響的。例如：對於同一個病，病人會因醫生不同的言語表達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為了改進學生這方面的能力，這次課程檢討，對如何增強學生之溝通技巧也是重要的一環。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在教學的技巧及手段方面亦需有相應的改變，例如我們給一些題目或問題給同學，提高表達的能力，這也是增強溝通技巧的一部分。但是不論醫學院的課程如何完善，所教的材料如何先進，到他們畢業時，這些所學過的都可能已經落伍了。因此，同學應懂得自我更新知識的道理。

啓：王教授，請問你對現制及新制有何意見？

王：其實所謂舊與新兩個制度，現在實在還是並存時，其實各有各可取之處，若將它們融合起來，可能會有新衝擊，我們只想把醫學院課程做得更好而已。

我們現在正進行的只是課程「檢討」及改進整體學制的討論工作。



韋——韋德漢教授

啓——啓思記者

啓：請問你對改制有何意見？

韋：改制已是大勢所趨，對於改制的意見，我認爲要有兩個必要的條件，首先是要得到院長的支持，其次是也要得到各有經驗的老師的響應，改革才能有力量進行。

啓：請問你對教學有什麼見解？

韋：以我自己的教學方法作例，首先會給學生一個概括簡介，然後會將課題簡化及歸類，使學生對課文先有基本的了解，也會憑自己多年教學經驗，把一般學生遇到的困難組織起來，作爲教學的參考。

但老師方面，修讀博士課程原因有二，一是對這專業的職業有興趣，二是對研究工作有熱誠。若改制後要他們撥出更多時間來教學，這相應會令他們的私人研究時間減少，影響至他們的工作。

啓：有很多人批評醫學生的質素，你認爲怎樣？

韋：一般醫學生在讀書和答問題的技巧也應付得宜，但他們欠缺創造力和Lateral Thinking，而作爲醫生這些欠缺的東西卻是十分重要的。

啓：請問你認爲醫學生通常會遇到什麼困難？

韋：我認爲語言是一大障礙，因爲一個醫學生花大部分時間在閱讀及上課聆聽，接觸的全是英文，而香港學生多數以英文爲第二語言。

最後大學教育的目標是要教學生學習的方法，同學們自發性去學習才是最重要的。



聽了各位老師不同意見後，不知同學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雖然下筆此刻仍未有任何定案，但是各位老師爲了使醫學院做得更好，一直也花了不少心血。在此也得多謝各位老師百忙之中抽空給我們寶貴的意見。



醫學院收生面面觀

啓思人：呂世裕 蕭日暉

不知道各同學於圖書館埋頭苦讀之際，有沒有留意到前陣子Medic Campus中多了些穿校服的學生徘徊呢？假如你是00班或99班經Jupas入讀醫學院，也許會感到奇怪——為甚麼重新恢復面試呢？就這個引人入勝的問題，我們訪問了醫學院副院長王雲川博士，也就是收生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在未有Jupas以前，我們一向都有面試制度，但過去兩年則取消了。然而於一個『課程研討大會』中，有意見認為單憑考試成績判別學生能否進入醫學院並不足夠。藉著面試，我們可以看見一些成績所不能反映的事，對學生作較面的了解。」

還記得中七來訪醫學院時，馬教授說申請的同學過千，沒有面試所有人的人力資源。這個難題今年是怎樣解決的呢？

「今年的面試是這樣的。往年收生委員會共有十多名成員，但今年我們再從各系邀請代表加入，把成員人數擴大一倍。委員一共分成十個Panel，每個Panel一次約面試十多名學生。至於面試的條件，我們在八百名將港大醫科報為第一組(Band A)的學生中，選出會考成績較佳的三百名參與面試。不過沒有面試機會並不代表不能入讀醫學院，只要他們A Level成績好，經電腦計算後，便有機會入讀。畢竟會考是兩年前的事，我們更渴望知道的，是學生近來的學習情況。會考和A Level的比重方面，會考佔評核標準的百分之二十，A Level則佔百分之八十。」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面試最終怎樣影響入讀醫學院的機會？現在便有分解了，且再細聽王博士娓娓道來…

「面試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在於了解同學面對危機時的處理方法。此外，用英語面試也可觀察同學們的語文程度。關於危機方面，我們用了許多Hypothetical Situation，範圍十分廣泛，目的是從中估計同學們遇見Crisis時能否克服情緒困難，能否應付有餘。例如明天要參加一項萬分重要的考試，但家人剛巧重病，那我們會怎樣抉擇？溫習還是照顧家人呢？當然，面試中對答得好不一定代表遇見真實情況時能應付得來，但我相信我們總能觀察到一些東西。其實我並不認為短短十分鐘內我們可以斷定某某同學非常適合做醫生，但相反如果某些同學非常不適合做醫生，也許我們能觀察得到。」

「我想我們如今也不能百分百肯定地說，某一、兩個學生不宜為醫，但面試中表現特別差的，也許在評核中會被打折扣。」

啊，原來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要Screen out一些不適合讀醫的學生！這對誠惶誠恐到來面試的莘莘學子來說，也許是個好消息呢——只要表現中規中矩，對入學機會的影響可說是微不足道呢！

噢，除了Jupas學生外，我們還有一些Non-Jupas的同學。且讓我們探聽一下醫學院收生的比例吧！

「百七人中，共有二十個名額給予Non-Jupas的同學，其中可包括加拿大Grade 13，美國Grade 12澳紐High School Certificate的學生，星加坡之School Leavers，轉系的同學及已擁有大學學位的同學等。去年約有超過三百名這樣的學生申請。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三個額外的學額可給予一些Foreign Students，就是一些與本地沒有任何Family Link的同學。如果某一年收了三個Foreign Students，該班便會有一百七十三人了。」

傳聞我們醫學院也有以學額篩去成績差的同學，就是說Year 3只有百五個學額，我們就這個駭人聽聞的傳言向王博士求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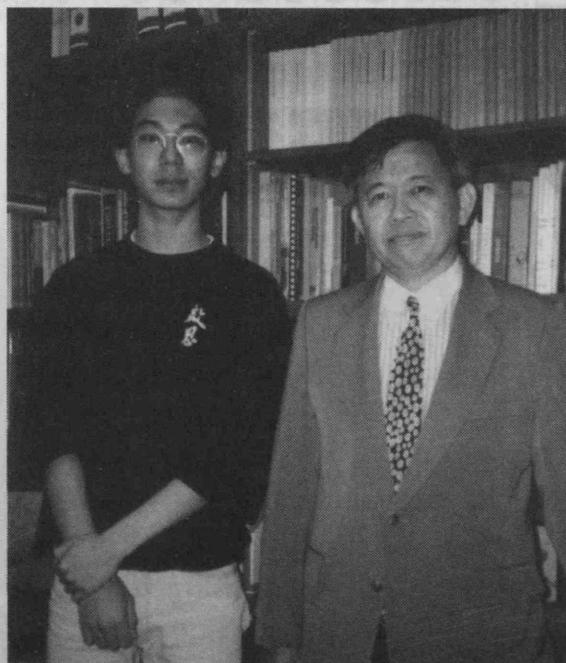
「沒有這樣的事！Year 1收百七人，我們當然希望如數升班，如數畢業，高年班人數不足百七人，可能因為有同學中途放棄，中途轉系等等，只要大家努力，表現合乎要求，便必然可以升班。絕對沒有『高年級學額比低年級少』這回事。」

王博士身為收生委員會主席，對學生的在學表現，也許會特別關心。不知道他對我們00班有些甚麼勉勵的說話？請側耳細聽……

「其實你們今屆的平均入學成績十分好，甚至比去屆更好，但是我們卻不想多讚你們，免得讚壞了，驕傲了，便不認真學習。解剖這科教至Upper & Lower Limbs時，你們（零零班）的學習態度稍嫌散漫。今年Year 2教至Head & Neck之時，也有相同的情況出現，缺乏學習熱誠。希望你們不要這樣，要持之以恆地學習，養成每天溫習的習慣，星期六、日又要有適當的什息和鬆弛。希望你們在First MB中表現能比往年更勝一籌！」

是的！多謝王博士的鼓勵！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博……盡啊！



五年的沙宣道生涯即將過去。回想由迎新營開始的一切，百般滋味盡在心頭。

九六年度的開始是一個選修課程 (elective period)，同學可按照自己的意向選擇往外國或留在本港各大醫院鑽研自己喜愛的科目，當中更有同學往非洲學藝，在資源貧乏的國家，竟然會用蜜糖去醫治 Pressure Sore，如果不是親身到過當地，實在是聞所未聞。

緊接而來的便是一星期五天，由早至下午的Revision Lectures，經過九五的專科實習期洗禮後，精簡的Revision Lectures確能使同學融匯貫通五年的知識。

連接三個星期的畢業試令人身心疲勞，而且更使人心力交瘁。臨床考試的壓力在於要單獨面對兩個考官，隨時可能面對不熟識的病例，生死盡繫一線。不過，能夠跨過畢業試的同學們當然總是有一定的水準的。

九六班通訊

考試期間發生了一段不幸的消息，有一位同學，在遇劫時受傷，令其不能赴考，使人深感惋惜。

四月二十六日是筆試的最後一天，也是我班一大日子，因為終於是第一次影班相。與迎新營時比較，便會唏噓一班只能有四分三人準時畢業。

五月尾至六月尾是我們的暑假——是九三年暑假之後的一次，盼望七月一日大家也開工大吉吧，也希望各師弟師妹努力，我們港大醫學院的質素及名譽要靠大家去努力維持了。



九七班通訊

上期啓思刊登了外科及兒科的生活（雖然脫了幾個字），今次談談內科的經歷。

十星期內科生活，值得回味的相當多。但說到真正難忘的，相信大家都會讚成是做A. I.(Assistant Intern)的日子：還記得第一次幫病人抽血，透過針筒感受到熱烘烘的感覺嗎？第一次成功打drip後，嘴角不期然流露出一絲笑意，眼看著入院時非常氣喘的病人，出院時已相當龍精虎猛——也許就是這份滿足感，驅使大家仍然能在繁重的功課壓力下支持下去吧！

當然，在醫院耽上一段時間，就難免會看到不少生離死別的場面。對於我們大多數都未經過這些事的醫學生來說，看上去也是夠心酸的。看到家人圍著病床，不斷呼喚著親人的名字，希望親人不要捨他們而去。哭聲，呼天搶地聲，你只想離開，你不願面對。四十多歲的裝修工人，是家庭收入的支柱，子女都還在讀小學，忽然發現患上了末期肺癌，卻還是對醫學生非常友善，非常合作。我們與他說再見時，只看到他眼裡已佈滿血絲，眼眶中的淚水隱然可見。

男兒淚，是因為對親人的不捨，對生命即將終結的無奈，還是因為……

面對生命中的種種無奈，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又能做甚麼呢？一般的無奈，一般的逃避？也許就是為了要尋找這答案，才能讓我在沉重的壓力下支持下去吧！

九九班通訊

慘痛的一役

在多個月的準備下，九九班精英軍團的各隊員終於要參加服役以來第一場戰爭——1 st MB Part II。（至於「B欺」對於我們來說只是牛刀小試，算不上甚麼）

第一場戰役的地點是薄扶林道陸佑堂，對手則是解剖軍團，本來各隊員對於解剖軍團的打法早已心中有數，他們的走勢、熱門的佈陣方法，我們亦一一瞭解清楚。奈何…天意弄人，解剖軍團使出秘密武器；就是「返炒舊年」大砲及「爆大冷」飛彈；將我們殺個措手不及。許多同胞猝不及防都被「爆大冷」飛彈擊中，在戰場上「狂標冷汗」。是次戰役結果，我軍有二十多人因「標冷汗」而導致脫水暈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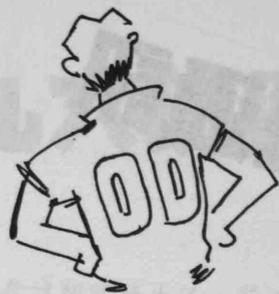
第二場戰役地點依舊是陸佑堂，對手則換了生化武器軍團。由於軍校教官對生化武器的認識實在夠深，其高深莫測之處，一時間我們亦未能瞭解。結果是九九軍團大敗而返，三十多人被俘……

最後一場戰役的對手是生理軍團。有鑑於以往被生理軍抓去問話的人數最多，九九軍團各隊員亦嚴陣以待。一到戰場眾人只覺煙霧瀰漫，不少人中了「Hormone」陷阱，軍心大亂。在軍方公佈死傷名單之前，曾有可靠消息謂有六十多人戰死沙場，另外有二十多人被敵方抓去「嚴刑迫供」。這消息導致人心惶惶。名單公佈當日有多至七十多人集結在軍校門前希望盡快得悉結果。名單一出，有幸有不幸。慶幸的是「可靠消息」並不可靠；不幸的是被俘人數與往年相比沒有分別。

在此小弟希望被俘的同胞們能在九月獲釋，一同參與2nd MB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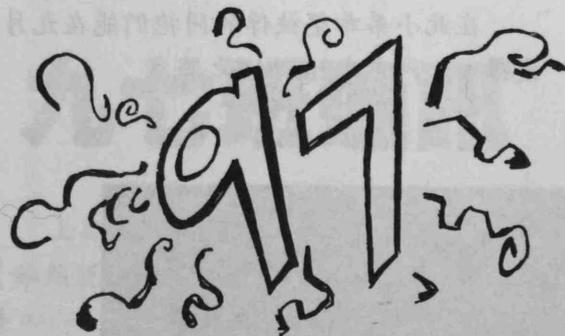
向全體隊員 敬禮！



向全體隊員敬禮！

FC-2000成立至今，終於能在大型賽事中——Interyear Soccer Championship Competition——露面，總算完成他的處子演出，實在令人感到鼓舞！

初賽於五月四日下午三時正，沙灣第三號人造草場舉行，對手是上屆盟主97班。事實上，我們對於該項比賽是十分認真和積極的。其一是因為對手實在十分強勁。根據所得的有關資料，97班曾經有多次大勝對手的紀錄，加上是以衛冕的姿態參賽，氣勢上自然已勝一籌。其二是因為本班在其他球類賽事中都取得輝煌成績，因此FC-2000足球隊當然也不能草草了事啦！



儘管成立的宗旨是讓參加的同學能夠在課餘享受到踢足球的樂趣，並強調無須定期的集訓，但「大戰」當前，完整的陣容還是必須的。因為隊員共有32人，可是出場比賽卻只得11人，因此不能夠滿足每個人出賽的慾望是在所難免的。誠然，要組織一隊連後備的大軍乃是一件相當艱巨、十分傷腦筋、殊不簡單的任務，因為要講求分工合作及組織性，因此要在三條線上——前、中、後作出取捨，做到中、

前、後、左、右互相配合，連成一體。所以我們於比賽前一星期特設了一場選拔賽，然後和足球隊的Core相議，根據各隊員當天及過往的表現以及出席率來擬定出賽的陣容。因此，對於未能入選的隊員，本人亦感到十分遺憾，但希望你們能體諒箇中的困難！

比賽當日天色不太好，烏雲密佈，灰沉沉的，大家飯後便到比賽場地熱身。Briefing後，大家得悉中場指揮官「艾芬」因傷不能出場，另外中場的子勤又因傷未癒而缺席，因此中場線變得緊張起來，幸好「簽」了新星「占士」加盟以作彌補，我們總算穩定軍心。於是大家便按小組搓波練習。這時97、98、99班隊伍才陸續進場，而我們卻已渾身是汗，一身是勁了。遙望觀眾席那邊，人也漸多了，97班更是「高朋滿座」。而98及99班的也不少。00班呢？似乎遜色了一點。可能是星期六沒有Lectures的關係，當日只有「佐治」、「路易斯」及助理Vivian到場，受傷的「艾芬」也是座上客。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當時身處Med. Lib「頹廢」的「皇帝」其精神上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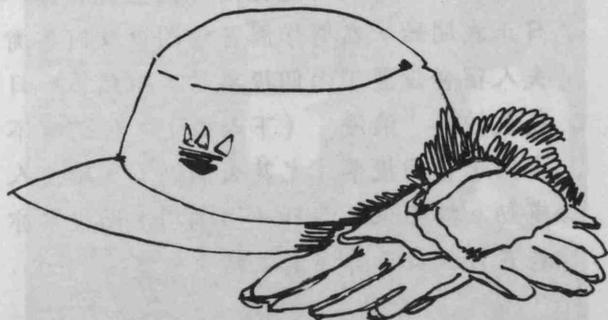
朕見到你地咁比心机踢，實在很安慰

比賽正式開始，大仙們毫不留情地展開凌厲的攻勢以考驗後隊「五虎」——「艾文」、「香港麒」、「韋仔Fowler」、本人及「壞人」。這種五人聯防式的打法非常新鮮，加上本人由中鋒轉打「清道夫」這種新嘗試，可能存有隱憂，但時間證明了一切，後防各人都打得十分稱職，做到「有球必清」，互補所漏的情況，「偉仔Fowler」更是勇猛，無懼身型的輪蝕，和當時高大的球員硬闖，既遠射又助攻。講到後防，不能不提「香港麒」，憑他的敏銳觸覺及洞察力，已化解了不少對方的攻勢。至於「艾文」的腳法，「壞人」的身型更保住了左右閘的安全，實在功不可抹。而本人則享受到飛剷皮球的樂趣並且鼓勵大家的士氣，總算不過不失啦！



談到中場線，真可謂波折重重。原先右翼猛將「賓尼」在右邊的擾攘性非常大，充分地利用到他的腳法和速度製造攻勢和射門，可惜好境不常，一次突擊中不幸扭傷了，沒法繼續比賽。這時「賓尼」由新星「占士」替補上。另一猛將「皮

雅」雖然表現突出，但也逃不過扭傷的命運，於下半場初退下火線，由「保彥」頂替。因此，儘管「路柏」、「堅尼」非常努力，然而在沒有中場指揮官「艾芬」的情況下，在配合方面可能有問題，中場漸失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前鋒線上的「安東尼」，以及後來入替的「京士利」、「偉遜」、「羅記」、「阿華」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未能顯出其射手本色。97大仙乘虛而入，大舉進攻，我隊陷於捱打的情形。幸好我隊出現了英雄——守門神「阿基」，他屢救險球。禁區外的射門固然被他沒收式擋出，對單刀波的處理他也有一手，因此也化解了不少危機，令我想起了「足球小將」的「林源三」。



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完場前十分鐘。當時對方一記似傳非傳，似射非射的來球向「阿基」飛去。本來大家也對這球不以為意，但它偏偏從他手中漏入網窩。當時的感覺好像晴天霹靂，失望非常，但回想過去，大家也知道這不是「阿基」的錯，因他當時是有傷在身的，但他仍能夠有超水準的表現，大家也不再執著下去。

「阿基」，你做得很好。繼續努力吧！
…… 待續



EXCO通訊——搞搞新意思？

港大學生會醫學會有何活動？

96'迎新……

健康展覽……

健康檢查……

啓思，Elixir……

不如——搞搞新意思？試一試……

「最佳教學獎」！！

經過一連三日之投票，「最佳教學獎」的投票環節終終結束。首先代表幹事會向各同學說聲多謝。

由始至今，經過評議會的批准，院長周肇平教授以及三位學生會醫學會顧問的支持，「最佳教學獎」籌備至今已有大約二個月時間。其中包括兩個部分：投票選舉及頒獎典禮。

在一個星期的宣傳後，投票於五月一日正式開始，在醫學圖書館門口及何善衡夫人宿舍設置了兩個投票站，雖然第一日氣氛較為「浪漫」（下雨天），但仍有不少同學冒雨投票（尤其大仙們），確使人感動。接下來的兩日一切順利，而投票亦於五月三日黃昏浮雲下結束。

隨著投票的結束，點票程序隨即開始。本會有幸邀請到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教授監票。經過個多小時的「艱苦經營」，在眾點票人員的埋頭點算下，投票結果終於面世。

當然，有好消息當與大家分享。為使大家擁有第一手資料，我們旋即以第一時間將結果公告天下。投票率及結果如下：
投票率

A組（一年級護理系學生）51%

B組（一、二年級醫學生）53.1%

C組（三年級醫學生）20%

D組（四、五年級醫學生）34.6%

由於每組之投票人數皆超過15%，故根據守則，各組之投票結果均被與以承認。



投票結果：

Anaesthesiology	Professor J. C. S. Yang
Anatomy	Dr. H. Yip (Group A) Dr. P. Lucas (Group B)
Biochemistry	Dr. P. C. L. Wong (group A) Dr. M. H. Sham (Group B)
Community Medicine	Dr. Y. H. Cheng (Group A & B) Dr. T. H. Lam (Group C)
Diagnostic Radiology	Professor Henny Ngan
Medicine	Dr. C. L. Lai
Microbiology	Dr. K. Y. Yuen
Nursing	Dr. Chan Siu Chee (Group A)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Dr. Liu Ka Lai
Orthopaedic Surgery	Dr. P. K. Y. Chiu
Paediatrics	Dr. V. C. N. Wong
Pathology	Dr. N. Y. Cheung
Pharmacology	Professor Man Ying Keung
Physiology	Dr. Lung M. A. K. Y. (Group A) Dr. Wong T.M. (Group B)
Psychiatry	Dr. Chung See Yuen
Radiation Oncology	Dr. Sham Shun Tong
Surgery	Dr. N. G. Patil

「最佳教學獎」頒獎典禮將於五月二十日，下午六時正於沙宣道會堂舉行。出席嘉賓包括校長鄭耀宗教授，本院院長周肇平教授其他院系院長和副院長以及其他學會之代表。同時亦非常歡迎各醫護學生參加。

最後，僅藉此機會多謝周院長，本會顧問以及程教授之支持，並對各同學及所有工作人員致以衷心感激。

學生會醫學會內務副主席

蔡曦琳謹啓



ORIENTATION '96

ORIENTATION '96

On coming summer holiday, what will you do under shining sun and blue sky? Diving in the library? No! What we have is the orientation '96 for the freshmen of medicine and nursing study.

This year, our theme is :

Not Just Man

"MAN" stands for "Medic And Nursing". It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for the Medic Faculty to have the first joint orientation programme for the freshmen of Medic and Nursing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Beside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is year's theme is "Mastication, Assimilation and Nourishment" (MAN) which is a good guide to achieve the goal. Just like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energy from food by our bodies, all the new things obtained from the new environment can be used for nourishing our lives, only when it is masticated with thorough thinking and is assimilated into our own individual ideas.

Yet we say "Not Just MAN"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Medic and Nursing students are not confined. We concern not only the Medic life, but also the U-life,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e would like to enhanc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in campus. A perspicuous idea of being a Medic or Nursing student of decided opinions is what we want to emphasize through the orientation programme.

The Orientation '96 programmes are:

Date Activites

21/8(Wed) Tea Gathering

22/8(Thue) Welcoming Ceremony + Book Demonstration

23/8(Fri) Cheers & Main Campus Tour + Old Book Sales

1-4/9 O'camp

20/9(Fri) High Buffet Night

Freshmen are always at the cross-road but we hope that the Orientation Programme can help them to decide their way and made the first step in a new stage of life.



MEDIC FELLOWSHIP

通訊



「以利亞、以利亞，你起來，你當走的路甚遠……」記得在兩年之前，耶和華就是藉著這段聖經經文使我重新站起來去面對眼前的困難。有趣的、可愛的、感恩的……直至今日，耶和華仍不斷地用祂的話來提點我，幫扶我。

相信大家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為五

月二十一日的佈道會花了極多的心血，為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學去聽、去找、去信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不過，在籌備佈道會期間，不少弟兄姊妹的內心都遇到不同程度的考驗，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要感恩的是，耶和華在此時使我知道「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雖然自己在整個事工之中獻上的實在很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稱職，但這句金句、這個應許，確是給我很大的支持。

還有，五月七日的受浸肢體分享會令我再一次回望以往十數年來的經歷。自己真的不知道，更不肯定這些故事中可有多少事情值得與別人分享，在此時，祂使我看到創世記中約瑟被賣往埃及的故事，令我體會到祂的心意：我的際遇在祂的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某位弟兄所送給我的一句話：「NO ONE FAILS WHO DOES THEIR BEST FOR GOD」

健展通訊

忽然間啓思要我寫一點關於健展的東西，一時也不知應寫什麼？要正經一點好，還是好玩一點好呢？

今年健康展覽九六已定名為「從心開始——循環系統的透視」，每一個小組的工作也進行得如火如荼。相信已有不少「大仙」試過被學術部的同學攔途截劫，此乃不是劫財，是劫「識」也。而印務部和美術部的同志也為我們設計了一張很精美的海報，相信六月中可「出街」也。至於其他部門，如宣傳部、總務部，亦如待發的引擎，準備一觸即發。當然亦不少得我們的財政部，給我們找了一大筆「善款」，而且還有新成立的特刊部，將會為我們整理健展的歷史。

至於我自己和四位負責行政的同學……原來是那麼忙的！我得承認，在初期，我們做事沒什麼系統，但現在已重上正軌。我發覺，我們做的都是一些很細微的工作，小得幾乎沒人知曉，但這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我想，啓思的同學也不想我說太多廢話，只要大家到時記住來參觀，那我便會很滿足了。（我知我較容易滿足……唔……一班一百八十人……加埋親朋戚友……唔……好……好多人參觀呀！……）

編按：此人廢話較多，大家不用理會，不過記住下列日子：

健康展覽九六

日期及時間：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 下午二時至七時

九月七日 上午十時至七時

九月八日 上午十時至六時

地點：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

AMSA 通訊

If you are a medical student, you probably have to spend long hours reading thick textbooks and doing practicals, not to mention attending lectures. And if you are in the clinical years, you spend long hours studying cases, watching operations and of course, reading still further textbooks which just seem to be getting thicker and thicker.

But you are not alone.

This is what the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AMSA) recognizes and it is upon this concept it has built its organization.

On a regional scale, AMSA includes members from not only the medical faculty here in HKU, but also from CUHK. And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it includes members from several countries in Asia. AMSA embraces medical students from all over Asia in order to forge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e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ose who share our joys and troubles, and whom may one day be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us. It allows us to meet people whom can relate to us and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experiences and information with them.

Every year, AMSA(HK) organizes sever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meet these ideals. This year has been no exception.

In December 1995, it successfully arranged an exchange trip to Shanghai. About thirty students from both UHK and CUHK attended and you only need look at the pictures or ask them to see how enjoyable and fulfilling the experience was. Two editions of its newsletter 'AMSA News' has already been circulated among all member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keep them up to date with what's happe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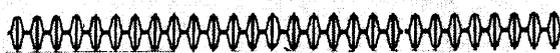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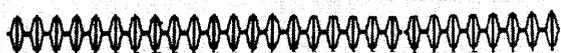
It is now preparing for the 9th Annual Asian Medical Students Conference which is to be held in Indonesia in August 1996. It is sending a team of about 25 delegates whom will be involved in presenting several papers as well as organizing an activity for 'Cultural Night'.

AMSA also had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 October 1995 and various other meetings with its members to discuss activities or suggestions during the year. It also regularly evaluates its progress and actively invites suggestions from its memb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in any way possible.

These ar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AMSA has been involved in this year,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to come this year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so if you are not a member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next year. And if you are a member, we appreciat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So, next time you feel depressed about all the work you still have to do as a medical student, just think about all those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who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nd do try to join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AMSA, you'll meet a lot of students like yourself and you might even find a few life long friends!!!!

END-END-END



在一輪緊張的考試和測驗過後，同學們都身心疲累，有見及此，健委便在復活節期間舉辦了一次燒烤活動，地點是赤柱正灘，各健委人都很踴躍參與。當日亦同時舉行了健委生日會，為四月至六月生日的健委人慶祝。隨後更有緊張刺激的集體遊戲，大家都樂在其中，各健委人之間的感情也增進了不少。

除了吃喝玩樂之外，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健委推行基層健康教育的宗旨，為了貫徹執行我們的宗旨，我們一如以往的舉辦各項服務，例如四月下旬在石硤尾社區會堂和五月中在竹園南村的服務都是由健委獨力籌劃的。內容主要有量血壓，驗糖尿，度高磅重，展板和人體模型介紹。對像是區內上了年紀的人士，希望藉此增進他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和基本健康常識的了解。

健委亦有舉辦參觀活動。五月初參觀

健康委員會通訊

鴨脷洲診所，同學們反應相當熱烈，所以一連舉辦了三次。該次參觀的主要內容分三部分。首先是由該診所的醫生講解鴨脷洲診所的背景，之後同學們可以參觀藥房和診所的日常運作。最吸引的是可以在診症室內看醫生診症的情況。有見同學們對參觀都很感興趣，健委在五月下旬會再舉辦一次這類型的活動。今次參觀的是南朗醫院，它是一所專為末期癌症病人而設的療養院。屆時會有小組討論和參觀，目的在於令同學們對該醫院和末期癌症的病人有所了解。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健委會繼續舉辦各項活動，但要成功，實有賴各同學的積極參與。

賣旗日

當升降機關上門，徐徐下墜之際，我猛地醒起什麼，摸摸荷包，糟，真的忘記了。

臨出門前，已不斷提醒自己，要記住帶輔幣，但一陣匆忙之後，仍把這件事忘掉了。

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早會有人賣旗，買旗是要用輔幣的。偏偏我錢包裡只有一張伍百圓面鈔，難道要用伍百元買一份報紙雜誌，換些零錢嗎？

倒霉，看來今天上班又要躲躲避避了。

出了大廈再過一條馬路，便是地鐵車站，地鐵範圍內是嚴禁賣旗的，那裡應是安全的，最頭痛的是去地鐵站的一段路。

那裡是星羅棋佈，我得力挽狂瀾。

一出大廈，我便看見一隊穿著整齊的學生，手持紅袋子和貼紙，一字形的排列着在找尋獵物，我一側身便閃過了一個，低著頭往目標邁去。

「先生，請買支……」我裝成很匆忙似的，沒去理會。

「先生，請買支……」我右手一伸，還了他一記如來神掌。

「先生，請買支……」我趁他向別人推銷時，箭步從他身旁避過去了。

街上行人不少，我只看到自己趕路的鞋子和身影，以及一個個路人的腳步。

謝天謝地，我終於鑽進了「地窿」。

在車廂中，舒了一口氣，發現身邊許多人都已「中了招」，襟前的那張貼紙，叫他們有點顧盼自豪，擁有一本通行証，可暢通無阻了！

而我，一方面為自己的「清白」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在盤算著如何走下一步。

「對不起，我趕時間。」

「對不起，我沒有碎銀。」

「對不起，下次先啦……」

重見天日後，我用三言兩語，擊退了一浪接浪的進軍。

到了到了，終於到了這商業大廈，乘搭過長長的自動電梯後，便是升降機，快安全啦！

電梯在緩緩上升，糟，擋著出口的，竟是個大肥學生，一夫當關，封住了必經之道。

我倆狹路相逢。

「先生，買支旗啦……」

（來人留下買路錢！）

好，看我兵來將擋！

（中招！）

她沒等我準備好，已運出一陽指神功，正中我襟上，指間落處，已廢去我清白之身。

我尷尬的搔頭：「對不起，我沒帶錢……」

「唔，不要緊，送給你吧！」她微笑。

（就賜你一條生路吧！）

「謝謝。」我如獲大赦，奔進了升降機。

升降機裡已站滿了人，襟上都領教過那一指神功，我在升降機裡，抖一抖衣服，挺了挺胸膛，摸著那支旗，心想，「為什麼不讓我早些遇著那肥妹呢？」

花落夢裡

「第廿屆青年文學獎兒童故事組季軍得主是……」

在一片掌聲中，我踏上了那張紅地毯，當邁向頒獎台時，我背後牽著的，彷彿便是十年來的歡笑和淚水……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我開始了寫作，得感謝我中二的中文老師，在她的提攜和鼓勵下，我的一雙腿，勇敢而略帶戰兢地踏上了創作的漫長、崎嶇卻迷人的路途。

「啪啪……」熱烈的掌聲在耳邊響著，我收過了獎牌，接受了祝賀，並道謝了一番。

投出了第一篇稿後，我每天都在祈禱著，一大早掀開報紙，目光在尋覓著，一次次的期盼，每每破碎得零零落落；再投，換來的仍是那份唏噓，那種無奈，希望的幻滅，像那綻放過的煙花，絮絮的落下來後，只剩下漆黑的天空，蕭條、死寂。

心在沉著，腳在躊躇，前面的是窮途末路，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慶幸那雙手，仍在堅持著，那支筆桿，仍在義無反悔的在方格上踱著、踱著。

及至那一天，當我再次打開報紙，一則熟悉的題目，一個嚮往已久的筆名，一段悠悠守候的文字，叫我的心悸動著，我的手顫抖著，那顆經過耕耘灌溉的種籽，終於綻出了嫩芽，在陽光下第一次沾了滿身晶瑩的朝露。

我拿著獎狀和獎牌，離開了頒獎台。

之後陸陸續續的，我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從創作過程中，我得以真正面對自己，剖析自己，那支筆，那張紙，成為這個沉默，羞怯的我最忠心的傾訴對象。

回首過去了，許多生活的細節，在腦海中都被歲月洪流沖刷去了，就是那一篇篇的文章，零零碎碎的把它們重現出來，填補著記憶的空白，見證著我的童年，展露著我的成長和轉變，為自己留下半點星光和淚影……。

當我回到自己座位時，掌聲已漸漸沉寂下來，評判正宣佈著亞軍得主，接著又響起一陣的掌聲……

生活及工作的擔子和枷鎖，桎梏著每一枝吐著墨水的筆桿，我也感到力不從心，步伐蹣跚了；回首前塵，如煙如夢，淒美而燦爛，在那點綴著星光飛絮的黑夜中，在那起伏著歌聲掌聲的鼓舞中，我是夢中的追尋者，孤單但不寂寞，在夢中經歷著花開花落的繽紛……



等待

天色由明轉暗，灰濛濛的蒼泓，在西邊也隱約的透著一抹嫣紅來。

他在街角處等著，半小時過去了，路燈一亮，伴著他的，彷彿只有他地上的影子。

不知怎的，竟下起毛毛雨來了。

「珊，明天有空出來聚聚嗎？」

「唔……明天沒空。」

「珊，最近約妳出來妳都推說不，是有什麼不高興的嗎？」

「嘉，我不想出來，你也不用再約我了……」

「……」

連路燈也彎下腰，垂了頭，昏昏黃黃的，光暈處舞著深冬的飄雨。

雨不大，風卻很兇，他抿了抿嘴，聳起衣領，囉嗦一聲，目光在搜索著一個熟悉的身影。

「再等多半小時吧。」他看看錶，自忖著，昏黃的燈，飄零的雨，冷冰的傍晚，連錶面也是朦朧模糊的。

分針兜了一圈，來到原來的的位置，他，仍在原來的的位置。

對面窗的老頭子，探出頭來，下雨啦，趕緊收衣服，他看見這街角的小子，嘆了一聲。

他深吸一口氣，也嘆了出來。

「喂，請問珊在家嗎？」

「她出去了。」

「請問她幾點回來？」

「唔，不清楚呢。」

今天，他有股衝動，他想和她說清楚，把事情弄明白，於是，他來到了她家樓下，等她回家。

滴答滴答滴答滴，他要等到幾時呢？汽車飛馳著從他身旁經過，趕著路的住客，急步竄進大廈的入口，這麼冷的天氣，又下著雨，留在外面幹啥呢？

「嘉，下星期我就回澳洲去了。」倚在欄杆上，他倆欣賞著對岸中環金光閃閃的燈飾，她向他說。

「希望妳在那邊過得高興些……」他望著她，他想向她表示什麼，他知道，再不說，可要過許久才有機會表白了，但話一到口邊，猶豫羞怯的他，又拿不出勇氣把它們吐出來。

「你有話對我說嗎？」她似乎在期待著什麼。

「唔，不，也沒……什麼……」就這樣，像一封未敢寄出的情信，它又被放進那抽屜裡，抽屜砰一聲關上，那信件呆在裡面——封塵。

所以，所以，今天他告訴自己，他得拿出一份勇氣來。

他呆滯的目光在留意著每一個經過的路人，真有點氣餒了，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由遠而近，那好像是珊呢！那會是珊嗎？他期待著，目光緊緊的盯著，心在撲通撲通的亂竄著……

但他失望了，再一次失望了，他振作起來，若無其事的繼續等下去，期待著，就這樣循環著，如是者分針也跟著循環了一圈。

「嘉，有人送了一條金鍊給我。」她在電話裡輕輕的告訴他。

他愣了愣，突然覺得自己像受到了某種威脅，他須要作出某些行動，像反擊什麼，譬如說，他想知道，鍊子是誰送的？為什麼他會送這樣的東西？那人是怎樣的？那人對她，或者她對那人怎樣等等，但他並沒有問她，只是略為鎮定一下，淡淡的說：「那你一定很高興吧？」

「嘉，為什麼你會這麼想呢？難道你一點也不明白我？」電話那邊傳來了失望的語調，夾雜著半點怒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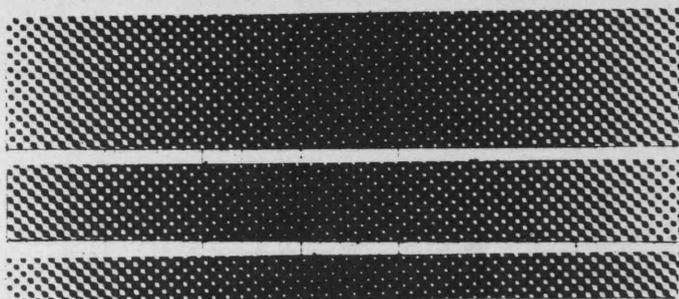
「我……」他竟接不上來，他該怎開口啊，他怎會不明白她？他關心她，他把生活上每一個細節都與她分享，也樂於領會她每一分喜與悲，他付出了自己，也願意為她承擔一切，這，她怎麼不明白呢？

她就是不明白，所以不再見他了。

一雙雙奇異的目光射著他，他有點窘，感到臉上熱烘烘的，被這麼多人瞄著望著，他還是頭一次；以前他只會笑他的朋友，笑他在街上等了五個小時也等不回一顆心，當時覺得那朋友丟了所有男孩子的臉。

但現在，他竟做了自己的笑柄。

默默的等著，他在想，珊現在在那裡呢？她今晚會和誰一起呢？一陣冷風吹來，他也覺得有點冷了……



離佳

我悄悄的離去
沒有怨悔，也沒有流盼
卻帶著詩情，帶點無奈

卸下包袱——
這也許是一種解脫吧。

不再等，不再盼
望穿秋水
孤舟仍靠不了岸
石階上長滿青苔

兩隻海鷗匯聚點水
然後——
水中兩側倒影分飛

一切都已結束
萬事也重新開始
萍聚又萍分……

外科手記

大清早六時，遠處隱約傳來沙啞的雞啼聲。討厭的鬧鐘又再淒厲地叫起來，真叫人心寒。躲在被窩中的我，慢慢伸出右腳，像汽車伸出電動天線一樣，接著「腳趾公」像「蜻蜓點水」一般，以極快的速度接觸了地板——冷冷的地板，毫無感情可言。雖然如此，但我還是要離開被窩了。

換過了衣服，穿上了白袍，朝著瑪麗醫院出發去。一路上，行人稀疏，冷冷清清，給人一種十分孤寂的感覺。到了病房，趁「大佬」還未到，便跟那些俊俏的「House Officer」和美艷的護士打打交道。後來，「大佬」來了，我便恭恭敬敬地走在他身後，恐怕會和他失散於病房中。

手術室裡，我已經站在同一位置個多鐘頭了，地面也有點凹陷下去的跡象，雙腳正不停地向我發出投訴。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雙腳的力量也一點一滴地溜走。究竟我還要呆在這裡多久呢？

Admission Ward裡，我深深地體會到「天各一方」這首歌的一句歌詞：「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歌詞中的「你」當然是指Ward裡的doctor。我的出現，對於整個房的運作來說，是絕對沒有影響的。唯一不同的是，病房內多了一個陌生人罷了！

關於A&E Department的情況，從同學口中得知一道「新菜式」——「人肉皮球」。材料主要有醫學生幾個，一茶匙「冷淡」，一茶匙「徬徨無助」，還有少許「不知所措」。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便成。我想可能是A&E的工作太繁忙了，所以醫生們都沒有留意到幾個「人肉皮球」吧！

最後，送給各同學八個字作勉勵——「主動發問，學習之道。」

我思故我在

一直不喜歡回憶過往的歷程。

每次夜闌人靜，翻起舊照片時，看見兒時相片中的自己，以及父母弟妹，都有一種莫名的難過。

不要誤會以為他們發生了甚麼事。他們與我一樣，仍然健健康康、「肥肥白白」、活活潑潑、融融洽洽的生活著。

相信現在可能有很多人會奇怪，甚至責罵我，說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這卻是我真真切切的感覺。

不懂為現在所擁有而感恩的人，不止我一個，對嗎？

不喜歡回憶，因不論往日苦是樂，都叫我感到「失去」。想起往日的苦，固然傷感；可是往日的樂呢？景物依舊，人面全非了；人面依舊，情懷改變了、老去了、失去了。往日一顰一笑，率性而為；今日一言一行，小心奕奕。往日得一糖果，快樂無憂；今日為一鈔票，追逐無休。昨日的擁有，變成今天的失去。今天的擁有，明天亦將失去。

很欣賞一套無線電視劇的結局。戲中結局時，鄭伊健每晚必與已燒死了的陳松齡談心。實在很難想像，把過去的失去，化作現在的擁有，並成為享受，會是如何寧靜。

好一個自以為是的漂渺虛幻，對不？

好一個為作詩詞強說愁的幼稚傢伙，對不？

愚兒偏愛眾人皆醒我獨醉。

縱然此「程」可待成追憶，
但願當時未惘然。

Fast...and long-term

ZantacTM
RANITIDINE

*The universal symbol
for optimal acid control*

GlaxoWellcome

Glaxo Wellcome Hong Kong Limited
18/F., West,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 : 2565 0524 Telefax : 2565 9302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Zantac is a trade mark owned by the Glaxo Wellcome Group of Companies

期待、再期待，第二期的啓思終於「出世」了。經過出版第一期啓思的經驗，今期的啓思照理應是更精彩、更精美吧！事實上是否如此，則要由各位親愛的同學、讀者去評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版啓思的過程中，雖然有時會覺得困難重重，但當我與其他啓思人看到屬於自己的啓思面世時，所有不滿、疲倦都會一掃而空，真有點像父母見到自己孩子大學畢業的感覺，你說奇怪不奇怪？

無可否認，出版啓思是要有所付出的。不論在擬定專題，採訪、寫稿、排版……等等這一切裡，都包含著我們的心機、都可發現我們為它而投入的精神。正如前文所述，雖然有時候在工作上會遇到一些阻滯，又或覺得好像要付出很多時間，但能夠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而辛苦，我又覺得十分值得。

還記得在出版上期啓思的時候，雖然得到許多九九班經驗豐富的啓思人循循善誘，但對於我們這一班「新手」來說，戰戰兢兢的心情依然是難免的；加上當時排版的日子正好是Class Test的前幾天，但其他啓思人都肯暫時放下書本而全情投入啓思的工作，實在令我非常感動。

你說，這樣怎教我不對啓思又愛又恨？

更正啓事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九七班通訊」一文中漏植句子，更正如下：

……這首歌道出醫學生追隨doctor walk round時的情況，除了要「追……

原文應為

……這首歌道出醫學生追隨doctor walk round時的情況，除了要「追隨左右」以外，還要主動發問，才可以有所收穫。

啓思95-96編委

名譽顧問：邵源永醫生

總編輯：林榮順（醫一）

署理副編輯：張展鵬（醫二）

連慰慈（醫一）

編委：

專題版

陳沛然（醫一） 鍾經略（醫一）

蕭漢邦（醫一） 羅國擊（醫一）

薛蓓姬（醫一） 范婉珊（醫一）

霍家龍（醫一） 陳嘉龍（醫一）

校園版

梁毓恩（醫一） 鄭繼志（醫一）

蕭日暉（醫一） 何頌偉（醫一）

呂世裕（醫一） 陳林（醫一）

曹子欣（醫一） 林浩存（醫一）

伍兆霞（醫一）

投稿組

凌若熙（醫一） 陳維平（醫一）

梁玉珊（醫一） 陳穎欣（醫一）

去屆代表：鄭志樂（醫二）

其他編委：

簡美儀（醫二） 姚家賢（醫二）

郭威明（醫二） 許偉行（醫二）

姚銘邦（醫二）

鳴謝

邵源永醫生

丁偉明先生

Glaxo Laboratories